

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机理、模式与路径

张颖熙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6)

[摘要]科技向善引领共同富裕,既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科技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收入增长,更体现在收入均衡,要求以科技向善为价值导向,在收入增长中实现均衡、实现共同富裕。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主要基于三个维度:首先,在科技向善主体上,要从关注物的分配转到关注人的发展上;其次,在分配方式上,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次,在分配结果上,要调节好区域、城乡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科技向善模式已从市场归市场、公益归公益的模块化转变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演化出了应用向善、人才向善、企业向善和资金向善等实践模式。以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既要加强科技研发与科技扩散,填补科技鸿沟;也要基于效率与公平原则,大幅度提升科技赋能共同富裕的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科技向善;共同富裕;理论机理;模式;路径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产网络视角下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2073139)

[作者简介]张颖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2)03-0115-08 [收稿日期]2021-11-21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5G、脑科学、石墨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渗透,数字技术、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正在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①以绿色、智能、融合融通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深刻影响着各国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从腾讯的“天眼寻人”到Facebook的防自杀干预分析,从快手的适配无障碍功能再到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众多科技企业通过安全、健康、无障碍和环保等方式,践行着科技向善的企业价值观。技术的发展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但也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破坏力。互联网世界的虚拟性降低了人工智能科技趋“恶”的门槛,且形式越来越隐蔽多样,譬如智能机器人能否与人类“共生”、智能化武器是否会毁灭人类文明、超级智能是否会出现以及人们能否驾驭等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未有定论。^②因此,科技创新发展既要从工具理性维度考量,也离不开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科技向善成为负责任的科技发展的题中之义。

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矢志追求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奔赴的美好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同富裕是历届政府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1953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共同富裕”,强调通过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使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路径

^①Li G, Hou Y, Wu A,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Drivers, Impacts and Coping methods”,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vol.27, no.4(2017) pp.626-637.

^②伏志强、孙伟平《科技向“善”: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遵循》,《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进一步发展 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消除两极分化”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共同富裕得以加快实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到 2035 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再次提到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综观新中国发展历程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因此 共同富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需要正确统筹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实现更加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利贫式增长。

科技向善引领共同富裕 既是科技向善的内在要求 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然而 技术虽然能够提升发展效率、增加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也可能扩大收入差距、抑制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 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 包括一些负面影响 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①“科技向善”落地的一个最大障碍在于 相对于市场份额、收入、利润等可以明确量化的 KPI 指标 企业的社会效益并不容易量化 也难以评估。绝大多数科技企业虽有向善愿望 但生存和发展压力往往导致向善的产品设计被搁置在较低的优先级。此外 新一代信息技术引起的数字鸿沟问题 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不同 进而造成信息落差 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同时 随着技术的进步 也会导致对劳动需求的减小 即技术替代效应导致的劳动力失业风险 以及技术泛滥与信息过载导致的社会稳定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都会对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阻碍。技术中立视角下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利有弊 趋利避害、发展负责任的科技 无疑是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 深入研究科技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模式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二、文献综述

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1919 年,“责任伦理”一词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之后 汉斯·萨克塞在《技术与责任》一书中将“责任伦理”引入技术领域 并表明技术发展方向是向善还是向恶取决于人的决定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要进行伦理反思。1980 年代以后 科技伦理治理开始从“技术—伦理”向“技术—伦理—社会”模式转变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负责任的科学”。例如,“负责任创新”强调技术创新会为社会带来双重影响 使人类逐渐意识到不能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 而忽略了对社会、自然和人的影响 绝不可摒弃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②在此背景下 科技向善研究逐渐兴起 “科技向善”一词 最早由保罗·米勒于 2013 年正式提出 但其在互联网界 科技向善的社会思潮由来已久。早在 1999 年,“不作恶”(Don't be evil) 被写入谷歌公司的行为准则。2019 年 腾讯公司宣布“用户为本 科技向善”的愿景和使命 提出“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 将社会责任融入产品与服务之中 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遗产 助力各行各业升级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科技向善涉及技术伦理理论、负责任创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众多相关理论 这些理论为科技向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并不能完全解释科技向善的内涵。科技向善是科技创新的价值导向^③ 涉及教育、金融、环保等诸多领域。王佑镁等通过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发布的《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人工智能+教育”的举措。^④陆岷峰等指出 科技向善是金融科技助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避免金融为创新和科技过度金融化等乱象的正能量路径。^⑤已有研究更强调的是企业科技向善 李欣融等认为企业科技向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做坏事” 避免技术作恶 不做危害人类社会发展的事;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先锋》2021 年第 10 期。

② 晏萍等《“负责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述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③ 刘鑫《“科技向善”倡议下专利伦理评价机制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1 年第 6 期。

④ 王佑镁等《科技向善:国际“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新路向——解读《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开放教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⑤ 陆岷峰、徐阳洋《科技向善:激发金融科技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中正能量路径》,《南方金融》2021 年第 1 期。

二是“要做好事”实现技术为善,企业主动寻找合适的定位,以实现向善和商业发展。^①杨森等将科技向善定位为一种基于竞争性战略导向的企业创新行为。^②孟猛猛等从集体主义视角分析了企业科技向善与竞争优势的关系。^③然而,科技向善不只是企业层面的理念和行为,也不只是聚焦在社会、环保等单一层面,而是更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性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多对象性。

科技发展影响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层面。从全局和长期来看,科技发展推动文明演进和提高人类福祉。刘心怡等研究金融科技通过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等机制提升农民收入水平。^④然而,从局部和短期来看,科技发展导致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能导致利益不均,科技资源、科技应用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科技成果和收入水平的不同。^⑤郭晨等从企业发展和政府干预视角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会加剧收入不平等。^⑥因此,科技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收入增长,更体现在收入均衡,要求以科技向善为价值导向,在收入增长中实现均衡、实现共同富裕。

三、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科技须具有“向善”的能力,更要有“向善”的愿望。技术创新正处于密集爆发期,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产能力,而非单纯转移高收入人群的财富给低收入群体。因此,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在保持开放和创新的同时,应从科技向善主体、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的视角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

(一) 科技向善与共同富裕

“均贫富”曾被视作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历史实践表明,仅在物质层面实现的“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可能使发展停滞不前。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故须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为此,应当从关注物的分配,转到关注人的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转向人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通过不断满足人们高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科技创新的发展,更需要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依赖于四类主体,即人才、企业、政府和社会。首先,人才作为重要资源,是引领共同富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随着科技人才总数、高校科技创新专业人数的显著增加,科技人才毫无争议地成为推动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正在逐渐转换社会责任履行的逻辑与方式,强调企业经营与社会发展的共生共益。随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省级中小型科技企业数、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数、企业研究院数等的持续增加,以及企业科技水平和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通过科技向善引领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其核心竞争力。再次是在政府层面,通过宏观调控和主动调节市场,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其引导能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和观念上的束缚,加速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利用科技等手段实现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最后是在社会层面,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创造更加宽松和信任的社会环境,利用技术赋能,做到跨文化的互信,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向善发展,也才能为底层民众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平衡。

(二) 科技向善、分配方式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应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体现的是公平,而“富裕”体现的是要发展,即对效率的要求。公平并不等于平等,不只是对状态的描述,它更体现的是对平等状态的认

①李欣融等《企业科技向善:研究述评与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7期。

②杨森、雷家骥《科技向善:基于竞争战略导向的企业创新行为研究》,《科研管理》2021年第8期。

③孟猛猛、雷家骥《基于集体主义的企业科技向善:逻辑框架与竞争优势》,《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第7期。

④刘心怡等《金融科技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财贸研究》2020年第8期。

⑤罗序斌、胡德龙《科技进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3期。

⑥郭晨等《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企业发展与政府干预视角》,《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识。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也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同样,只追求公平而不要效率,单纯搞平均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只有在保证公平的同时,立足于发展,通过一系列对创新和技术的激励作用,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才有益于走向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才是真正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因此,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指标,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方式,实现共同富裕应当构建三次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是最为基础的分配方式,是市场主导的分配方式,即按要素分配,意味着边际回报等于边际产出。科技虽然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但也有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造成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基于初次分配的科技向善,主要体现在科技企业向善和科技人才向善两个方面,在高质量发展中谋求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科技发展不仅提高了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的进入门槛,也在增加高技术人才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以科技向善为导向的科技发展和商业创新有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助力低技能人群获得新的劳动技能、降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增强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例如,58同城帮助低技能群体便利地获取就业信息,美团、滴滴等新兴生活服务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组织吸纳大量外卖骑手、专车司机等。初次分配领域的科技向善直接提高低技能群体的收入水平、弥合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压舱石。二次分配作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是由政府所主导的分配方式,其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能力,通过“授人以渔”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政府通过充分合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政府的科技向善具体体现在通过专项的科技转移支付,促进欠发达地区科技设施的普及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三次分配即“慈善”,是社会主导的分配方式,是合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社会发展效率。其中,初次分配是基础,强调效率优先,但由市场所主导的科技向善亦在自发地推动共同富裕;二次分配是关键,强调兼顾公平,尤其是针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科技赋能;三次分配是灵魂,强调社会责任,它是整个社会的悲悯之心和家国认同。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故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那些相对贫困人群尤为需要关注,要使其在三次分配中得到更多受益。

(三) 科技向善、分配结果与共同富裕

从分配结果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刻不容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连续下降至2015年的0.462,进而上升至2020年的0.468,可见近些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出现加剧趋势。中国东部绝大多数省市的人均GDP均超过7万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低于7万元,东西部收入差距较大。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95年的2.71上升至2009年的3.33,虽说2009年以后中国城乡收入比逐渐缩小,但两者的绝对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制约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运用科技手段快速统筹城乡发展与区域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式,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各地区共同富裕。

科技发展导致的“科技鸿沟”问题日益突出。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获取率相对较低。同时,由于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的差异,部分人群拥有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与应用,导致人群之间存在掌握硬件的鸿沟,以及互联网接触、基础设施使用、硬件设备条件上的差异。此外,由于互联网内容的特点和话语体系的取向等,导致部分群体被排除在外,产生了应用能力的鸿沟,比如互联网应用的适老性问题。可见,科技成果应用的不平等性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因此,科技成果的应用应趋于普惠性,亦即使所有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均可享受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便利与个人发展机会,才能有效解决科技鸿沟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分配结果的科技向善,主要表现为面向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通过科技向善加快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贯通“技术工人—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成长通道,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从而实现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在空间上看,基于科技向善推动发达地区和

欠发达地区形成帮扶关系 加快欠发达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以先进产业导入为抓手强化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 促进欠发达地区更快、更好地发展。此外 科技创新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键是实现农业科技现代化。因而 推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始终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驱动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深化农业与科技融合已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

四、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重大改变 重构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 打破了金字塔式的信息生产传播结构 使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扁平。因此 科技向善的实践模式已经从市场归市场、公益归公益的模块化转变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助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无论是予科技以伦理附加值 还是用规则来约束科技 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都已经演化出了丰富的实践模式。

(一) 科技应用向善模式

科技应用向善模式是科技成果应用、设施设备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随着智能化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科技设备与应用改善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此外 媒体类业务、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作为 5G 移动通信的主要驱动力 云计算环境下的云端互动对 5G 移动通信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 同时 依托 5G 网络还催生出了大规模的物联网等铁路新业务 高铁、5G 基站的广覆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5G 已成为打造“智慧车站”“智慧旅途”的有效载体。同时 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语音分析、AI 医疗等机器学习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算法 能够为生产、生活提供更好、更新的服务方式。比如 在智慧诊疗中 使用 AR 技术可以大大缩减手术时间 并助力截肢患者康复治疗。在精准农业中 依靠 GPS、卫星图像、机器人、远程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改善农作物生长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的使用 通过资源整合 把共享科技带入日常生活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再如 启动炒饭机、洗碗机等智能家居设备的使用 可大大提高家务效率、增加闲暇时间。在旅游中应用智能导航、实景地图、线上看展等技术设备 疫情期间催生出的各类在线办公、远程会议、远程会诊等云技术 零接触智能开锁、远程宠物守护等非接触式服务等 均充分体现了科技应用向善的模式。科技应用向善以提高生产和生活效率的方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为精神文化层面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二) 科技人才向善模式

科技人才向善模式是通过人才流动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人才作为第一资源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科技人才的跨地区流动 一方面激活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 实现资源价值的充分涌流; 另一方面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发展基层科技工作 可保证人才和智慧的均衡性。为了把科技人才导入农村、农业, 各级政府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科技人才下乡 变“输血”为“造血” 极大激发了乡村地区的科技创新创业活力。其中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科技人才向善模式的集中体现。1999 年 福建省南平市率先推出为促进农村科技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技特派员制度 在农业科技领域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价值; 随后 此项制度迅速辐射推广到全国各地。之后 全国各地的实践也一再证明 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而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21 年 3 月 习近平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全中国都有‘科特派’。农业是有生机活力的 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发展。”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其通过科技下乡、人才下沉等方式 推动科技特派员、“三区”科技人才、星创天地等项目制度发展 带动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 引领广大农牧民依靠科技提高生产力。同时 利用“互联网+”打造了“12396”移动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服务 有效推动了农牧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解决。此外 浙江、四川、广西等地也在深入推进科技下乡、人才下沉等措施 有效解决农村基层科技力量不足和科技服务缺位等现实困难 通过不断加强乡村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 实现用活人才、搞活基层、激活发展的多方共赢局面。

(三) 科技企业向善模式

^① 尤肖虎等《5G 移动通信发展趋势与若干关键技术》,《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2014 年第 5 期。

科技企业向善模式是科技企业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企业作为科技前沿的引领者,通过践行科技向善模式,创造社会价值,推动共同富裕。科技企业向善模式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型科技企业向善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型科技企业向善模式”。

“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型科技企业向善模式”是国有企业贯彻党和政府意志的科技企业向善模式。作为国家领先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中关村科技园区提出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的具体行动,通过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增强科学家家国情怀,推动科技为生产、生活服务。2020年1—7月,中关村科学城共有232家企业迁往京内15个区,涵盖软件和信息化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节能环保、医药健康等高精尖领域。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西部大开发地区等重大战略发展地区,中关村科学城也持续发力,参与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把“高精尖”技术和企业引向了全国。中关村科技企业在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科技成果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辐射中发挥着引领作用。2021年9月,在中关村论坛全体大会上,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和治理工作,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该倡议提出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六项基本伦理要求,旨在将伦理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科技企业应有的贡献。

“自下而上市场自发的科技企业向善模式”是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为实现负责任发展而推动普惠发展的科技向善模式。企业凭借自身社会责任感,自发通过扶持中小企业、扶持乡村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公司的共同富裕计划就是鲜活的案例。2021年4月,腾讯首次提出投入500亿元用于“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在基础科学、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展开探索。对此战略,腾讯解释为“以科技向善为使命,通过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等形式,共享社会价值,增进民生福祉”。2021年8月和9月,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宣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行动计划。此次计划是腾讯基于自身企业责任和三次分配时代背景的再一次战略考量,致力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完善医疗救助、促进乡村经济增效、资助普惠教育共享等切实带动后富、帮后富的领域。腾讯充分发挥其在信息化领域的优势,通过技能培训、让低收入人群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切实提升低收入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阿里巴巴为了让更多的群体平等使用数字服务,旗下众多APP加入“无障碍行动”计划,通过发布适应老年、青年等特定群体的“长辈版”“青年版”APP,有效应对数字鸿沟问题。此外,阿里巴巴还在地球数字化、绿色计算等方面践行着科技向善的原则,着力采用科技解决面向未来的问题。

(四) 科技资金向善模式

科技资金向善模式是以科技应用与推广为主要领域的政府转移支付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关键工具和实现财富合理分配的直接手段。^①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衡政府间财政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政策工具和重要制度安排。2020年,中国转移支付规模增长至8.3万亿元,相比2013年转移支付总额增长了近1倍。合理引导科技资金,有效利用科技手段,优化转移支付的比例和结构,有助于实现转移支付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而言,可以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创新技术强化资金管理,明晰权责分配,确保资金用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而言,其目的在于加强财政资金的渗透力度,着重解决社会资金需求的突出矛盾与痛点,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建立灵活有效、覆盖更全面的资金监管体系,使资金预算、资金安排和落实执行一步到位,做到透明且可追溯。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界的重要共识。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坚持“金融为民、科技向善”理念,使数字金融生态的结构更加合理、竞争更加良性、运转更加有序。通过贯彻创新发展理念,积极完善金融与科技的互动融合,推动绿色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服务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群体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多元金融需求,努力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直达性、适当性和匹配性。

^①杜江、龚浩:《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思考——基于财政的视角》,《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

五、科技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对策

科技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只有前往“善”的价值生产,才有利于增加人类社会福祉,助推共同富裕。在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科技研发与科技扩散,填补科技鸿沟;也要基于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大幅度提升科技赋能共同富裕的效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 加快科技研发 推动产业间区域间科技扩散

科技研发投入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科技投入程度以及科技发展水平,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不同地区科技投入的经济发展效应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存在着科技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滞后效应和科技人才资源储量不足现象。^①因此,首先应当加大科技的研发力度,通过合理配置科技研发投入资源结构,缩小地区科技差距,利用数字红利填补区域鸿沟。其次,应当促进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间的技术扩散。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没有扩散,创新便不可能有经济影响”。通过大规模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5G、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率,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可享受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与福利。技术扩散作为知识溢出的重要形式,并非是对生产技术的简单获取,而是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在市场上的传播过程。技术扩散是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因此,只有加强区域间的技术扩散,建立不同地区间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促使技术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产业技术进步和共同富裕。

(二) 强化科技转化 引导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

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维度。生产力最直观的测度是生产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资源使用效果与资源使用量的比率。生产力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技术进步,表现为投入产出率及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高。^③共同富裕既包括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同时也包括市场之外政府各种分配政策,如优先发展、税收制度、社会救助等,调节各经济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避免出现两极分化。^④科技创新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也是一个地区创造财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加快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提升科技赋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效率。为此,政府应鼓励和引导地区或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经济效率的有效增长。同时,应着力提高地区或企业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比如加大科技特派员选派规模,强化培养高素质、可持续的科技人才队伍,帮助低收入群体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提升地区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走科技致富之路。

(三) 优化分配方式 提升科技推动共同富裕效能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腾讯等社会企业分别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腾讯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等助力共同富裕,充分表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在助力三次分配,有效改善贫富差距问题。然而,从1994年“三次分配”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再次指出要构建三次分配制度安排,始终存在慈善捐赠数量偏低、政策体系不健全、参与主体仍以企业为主,个人捐款数量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当明确收入分配内容,合理优化分配方式。对于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建设不应仅视为国家财政结构的优化,而应着眼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如何推进法治化、均衡发展和协商民主。^⑤一方面,可以通过充分释放社会与市场参与慈善扶贫的机制,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例如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置

① 范柏乃等《中国科技投入的经济发展效应区域差异分析》,《经济地理》2013年第12期。

② 曹兴、柴张琦《技术扩散的过程与模型:一个文献综述》,《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 傅元海、陈丽珊《不同技术引进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当代财经》2016年第11期。

④ 李元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兼谈东、西部合作对持续发展的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

⑤ 陈周旺、韩星梅《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中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着力点》,《探索》2019年第3期。

差异化的税率,对于高科技领域收入实行免税或低税率政策,从而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为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 多类模式并举 综合推动科技向善赋能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因此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还在于把握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充分实现政府与社会企业的有效结合。在科技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市场作用通常体现在社会科技企业自发的向善行动,通过企业的高效生产力,提升财富水平,拓展收入来源。然而,市场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要素禀赋差异等缺陷,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再配置作用,通过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实施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调节,从而有效完善市场机制,在再分配中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还要发挥社会机制在道德、本能、制度文化等因素驱动下自发自愿对资源配置进行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繁荣与稳定。通过“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投资载体和资金运营问题,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贫富之治,不患寡而患不均。科技为善,百善而不足。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共同富裕迫在眉睫。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科技发展的尽头不仅是“高”,更在于“好”,唯有科技向善才能正确引领共同富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科技向善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更是以人为本对未来的承诺。唯有促进科技向善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才能承担时代新使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Tech for Social Good with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Mode and Strategy

ZHANG Ying-xi, XIA Jie-chang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ech for Social Good leading to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only its inherent requirement,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income growth, but also in the balance of income. It requires th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good, so as to achieve bal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income growth. Tech for Social Good can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mainly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of all, on the sub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e good, we should transfer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er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Secondly, in the way of distribution, we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ird,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result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roups should be well adjusted. The model of Tech for Social Good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modularization of market to market and public welfare to more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n evolved into practice models of good application, good talent, good enterprise and good capital. We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R&D and diffu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fill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so 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ch for Social Good;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Mode; Strategy

[责任编辑:王月霞]